

风流韵事

风流韵事



■
中国 古代
言情 小说
精品选



江苏古籍出版社

风流韵事

中国古代言情小说精品选

江 民 编选

江苏古籍出版社

风 流 韵 事

编 者:江民编选

责任编辑:常宁文

出 版:江苏古籍出版社(邮政编码:210009)

发 行: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江苏省地质测绘院印刷厂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7.625 插页 2

1996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209,000 印数:1—10,000 册

ISBN 7-80519-663-x/I·192

定 价:7.80 元

(江苏古籍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前　　言

中国古代白话小说，始于“说话”的话本，据《梦粱录》等书的记载，宋代的“说话”分为四种：小说、说经、讲史、合生。我们通常所说的古代短篇白话小说，就始于“说话”中的“小说”话本。由于“说话”一开始就以广大市民听众为对象，所以在取材上，大多要符合各类市民的心理要求，这就使得“小说”的题材极为广泛，且形式也多以短小篇幅为主，宋人罗烨就把小说分为八类：灵怪、烟粉、传奇、公案、兼朴刀、杆棒、妖术、神仙（《醉翁谈录·小说开辟》），这种分类以及后来的小说研究者的诸多种分类方法，都是依据了自己所确立的一定原则而定的，虽各有所不同，但却能说明，古代白话小说取材多样，内容广泛，“言情”则为其中一类。从严格意义上讲，诸如描写亲情、友情、爱情等人与人之间感情内容的小说，都应称为“言情小说”。但习惯上，许多人（包括小说的研究者）都只把表现男女爱情的小说，才称为“言情小说”。

“言情小说”在中国古代白话小说中，占有相当的比例，而且许多脍炙人口的名篇，如《碾玉观音》、《闹樊楼多情周胜仙》、《卖油郎独占花魁》等都属此类题材，由于这类题材的小说，所反映出的现实性较之公案、神魔一类更强烈些，更加接近读者的现实生活，它所表现的往往又是许多人所共有的生活经验，所以它历来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

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各种封建意识、道德观念，以及封建制度本身，都极大地摧残着人性，“存天理，灭人欲”的传统观念，压抑着人所具有的生命欲望，它对生活中美的事物（爱情）的残害，造成了人世间许许多多的悲剧。特别是男女之间的两情自由相爱，更为

封建道德所不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使得许许多多的青年男女没有自由相爱的权利，别无选择地完成了人生的一大内容：婚姻。尤其是封建的宗法制度、门第观念，更使得许多的有情人不得不生离死别，成为封建制度的牺牲品。如此等等的社会现象，无不为历代文学家所关注，当然也成为小说创作者的描写素材。我们知道，文学既能反映出某些现实生活的内容，更能补充现实生活，充分地展示生活中的真、善、美。“有情人终成眷属”这一现实生活中的美好愿望，往往能促发小说创作者去开掘爱情、婚姻一类的题材，充分展现两性相爱的崇高与美好。从中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中的“言情”一类看，就完全说明了这一点。

虽然，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对人性的摧残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但人们对自由爱情、自主婚姻的追求，从来就没有放弃过，强烈的反抗意识，也正说明了人们对美的事物的大胆实践，这其间有许多诸如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故事，一直作为人们生活中的美谈。特别是明代社会，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对封建的制度、意识、道德观念造成了一定的冲击，带有资本主义因子的思想意识，不断地在城市市民阶层中形成一定的影响，同时，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介入，城市市民阶层的规模也逐渐扩大，这些都给古代白话小说的发展，特别是广大市民所十分关心的婚姻题材的小说创作，无疑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也是“言情”小说为什么会在明中叶以后大量出现的一个主要原因。

关于中国古代白话“言情”小说的总体评价，我们是否应该注意到这两点。一、它们所描写或表现的爱情、婚姻故事，客观上都与传统的封建道德观相违背，体现出的是一种思想精神上的背叛，或多或少都具有明显的进步意义，能够反映出一定的时代特征。二、也正是由于时代所限，以及小说创作者的思想局限，古代白话小说中的所谓“爱情”，其内涵大多是属于浅层次意义上的，大体停留在“人欲”一类，很少有我们今天所认识到的精神境界上的爱情意义。再加上说话人为吸引听众，还常常会在其中夹杂一些庸俗的内容。本书所选小说中，大致都能反映出这两点。

虽说以“言情”统称一类小说，但在大量的中国古代白话言情小说的具体创作中，无论是题材的选择、思想内容的表达，以及艺术手法的运用，都具有多种多样的个性特征。

才子佳人，天生匹配。这类题材在古代白话言情小说中占很大的比例，是小说创作的一种“范式”。对爱情、婚姻的自主意识，市民阶层中间更显得强烈一些，在他们看来，才子佳人，都属于具有一定“层次”的人，他们的结合，才是理想爱情、婚姻的最佳表现。这类题材的小说，对封建的婚姻道德观的批判和揭露，还是很有力的。男女主人公之间，或一见钟情，或生死相恋，完全置封建道德于不顾，他们以自己的大胆行动来抗争社会。例如《吴衡内邻舟赴约》，吴衡内与贺秀娥一见钟情，于船中私会“偷情”，并大胆私定终身，后被秀娥父母发现，无奈两人真心相爱，也只能同意两人的婚事。《合影楼》写屠珍生与管玉娟由自生感情而生死相恋的故事。珍生风流倜傥，玉娟貌美无比，两家本为一院，只因管父主道学，“不见可欲，使心不乱”，以墙将两家隔开，屠、管两人只能在水阁上以影相会，对影传情，为了爱情，两人可谓生死无常。《同窗友认假作真 女秀才移花接木》，写两对青年自由恋爱、自主结合，四人属于典型的接受了新兴思想的城市青年，爱得大胆、爱得自由。这类小说的结局，大多如同中国古代小说，以大团圆为主，即使生不能结合，死后或还魂相依，或来世相合，如《金明池吴清逢爱爱》，两人生前的爱情没有如愿，爱爱死后，其鬼魂仍来与吴清共处。《洒雪堂巧结良缘》中魏鹏与贾云华原为父母指腹为婚，又魏家家道变故，贾母悔婚，让两人以兄妹相称，但魏、贾两人一见钟情，云华为情而死，后托梦还魂，终了姻缘。大团圆的结局显然是一种愿望的表达，“有情人终成眷属”可以说是中国古代言情小说创作的主导思想。

有关妓女的爱情、婚姻故事，也是古代白话言情小说中具有代表性的题材。在封建社会，妓女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她们不但在肉体，更在心灵上受到极大的摧残与蹂躏，成为公子王孙的玩物。但她们大多是为生活所迫而不得不出卖自己的肉体的，所以她们对爱情生活、对幸福婚姻的渴望，其强烈程度往往超出普通人。古代白话小说中这类

题材的开掘，无疑是对封建制度的黑暗、封建道德的虚伪的无情批判与揭露，对追求爱情这一美好事物的大力宣扬。这类题材的小说，虽说多写书生与妓女之间的爱情故事，但作者的倾向性是明显的，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大多着力突出女性形象，突出这些被迫出卖肉体的社会底层妇女的不幸与抗争，对真正爱情的向往与追求，同时，作者予她们以极大的同情。《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就是最典型的一篇，小说写名妓杜十娘爱上了富家子弟李甲，为了获得李甲的回报，杜十娘不惜一切代价，当鸨母因李甲无钱而赶他出门时，十娘又想尽一切办法帮助与安慰他，最后迫使鸨母允诺李甲带走杜十娘。可是在途中，李甲忘恩负义，将十娘让给他人，十娘闻知，悲愤交加，痛斥负心人，将自己多年用血泪赚下的、本想用于日后生活的大量珠宝投入江中，并含愤投江自尽。小说将杜十娘这个敢爱敢恨的人物形象，描写得淋漓尽致，作者对这一人物形象，也倾注了大量的同情，特别是小说的结局——“怒沉”，既是小说情节的高潮，更是对社会现实的控诉，从而在读者面前展现出一个有爱有恨、有刚有柔的女性形象。

在古代白话言情小说中，还有一类题材也是深受广大读者喜爱的，即人妖相恋的故事。这类小说大多是寄托了人们对理想爱情的美好愿望，并无一点“妖气”，从某种程度上讲，小说的创作者利用狐仙或妖一类绝少受现实制约的特征，将她们描写成大胆追求爱情，敢于敌视传统道德的形象。《白娘子永镇雷峰塔》即写蛇精白娘子巧遇许宣，并穷追不舍，直至成婚，但最后被法海禅师施法现出原形，镇于雷峰塔下。小说虽写的是“妖”，但我们看到的，却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大胆追求爱情生活的艺术形象。可见，作者对以白娘子为代表的广大妇女，为获得自由爱情而付出极大的代价，是同情的。可以说，这类题材的小说，所具有的现实批判性，超出某些写人物题材的言情小说。

古代言情小说，题材多种多样，即使是写妓女爱情故事的，也并非全是书生与妓女一类的模式，如著名的《卖油郎独占花魁》就是写“市井小民”卖油郎秦重与名重一时的风尘女子莘瑶琴的爱情故事。小说将两个属于社会下层的人物之间的爱情写得极有内涵，摆脱了“郎才女貌”的俗套，写出了爱情的基础。秦重爱莘瑶琴，更能尊重她，对

其极尽体贴，并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打开了莘瑶琴的心扉。由此可见，古代白话言情小说中，创作者依据自己对生活的认识、对生活的熟悉程度，以多种形式的题材，反映出人们对“存天理，灭人欲”的反感与抗争，充分展示爱情的力量与美好。当然，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对于爱情深层次的理解，也并非封建时代的文人所能认识到的。

从艺术角度看，中国古代白话小说，有其自身的发展特点。由于它们的形成是以“说话人”的“说话”为基础的，所以比较注重故事的情节性，因为“说话人”为了达到吸引听众的目的，往往将故事的情节设置得一波三折，环环相扣，如李渔的《谭楚玉戏里传情 刘藐姑曲终死节》，由现实舞台到戏剧舞台，再到现实舞台。《同窗友认假作真 女秀才移花接木》中，闻俊卿掷箭定爱，但得箭者又非第一拾箭人；俊卿对魏撰之谎称家中有个妹妹，答应为之作媒，并收了魏的“闹妆”，后又给了不知就里的景少卿，层层铺垫，环环相扣，使故事情节变得曲折，引人入胜。这种曲折的情节特点，在有些小说中，甚至发展到“奇”的地步。但“奇”得不出格，“奇”在情理之中，最著名的如《闹樊楼多情周胜仙》，可谓“奇情奇事”。小说写范二郎和周胜仙在游樊楼时一见钟情，后遭周父反对，胜仙含愤而死。朱真盗墓并奸尸，胜仙得阳气而复活，急往见二郎，二郎疑为鬼，以桶击之，使胜仙又丧命，二郎也以杀人罪入狱。胜仙死后为鬼，仍念念不忘二郎，并求助于五道将军，得以与二郎相会。小说情节奇之又奇，但就在这“奇”中，突出了人之“奇情”，突出了周胜仙对爱情的忠贞不二，矢志不移。

其次，古代白话小说，虽以“说话人”的“说话”为基础，但大多经过创作者的加工，使其更具文学性，诸如小说中的细节描写，心理活动的刻划，都在许多小说中有所表现。《吴衡内邻舟赴约》中，对贺秀娥心理活动的大量描写，让我们看到了古代白话小说，逐步从口头到案头创作的发展。

古代白话小说，在语言上也是很有特色的，既保存了口头语言生动、朴直的特点，又具有很强的文学性。其中的一些语言就非常优美、精炼，特别是文中许多优美的诗词，使小说愈加形象化。

由于历史的局限，中国古代白话小说中也存在着一些封建糟粕，诸如因果报应等等，在言情小说中，常常也夹杂着一些色情的内容，这是我们在阅读中所应注意的。

我们阅读中国古代白话言情小说，吸收其精华，无疑是对人类文化遗产的继承，本书的编选目的也正在于此。

目 录

前 言.....	(1)
张舜美元宵得丽女 (《古今小说》)	(1)
宋小官团圆破毡笠 (《警世通言》)	(10)
白娘子永镇雷峰塔 (《警世通言》)	(27)
金明池吴清逢爱爱 (《警世通言》)	(51)
杜十娘怒沉百宝箱 (《警世通言》)	(62)
卖油郎独占花魁 (《醒世恒言》)	(76)
闹樊楼多情周胜仙 (《醒世恒言》)	(110)
吴衙内邻舟赴约 (《醒世恒言》)	(122)
同窗友认假作真 女秀才移花接木 (《二刻拍案惊奇》)	(139)
莽书生强图鸳侣 (《石点头》)	(162)
洒雪堂巧结良缘 (《西湖二集》)	(180)
谭楚玉戏里传情 刘藐姑曲终死节 (《无声戏》)	(198)
合影楼 (《十二楼》)	(220)

张舜美灯宵得丽女

【导 读】本篇小说选自明人冯梦龙《古今小说》。

《古今小说》即《喻世明言》，刊刻于明代天启初年，共收四十篇白话短篇小说，系“广求先代奇迹及闾里新闻”而成，其取材来源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宋元旧作”的整理加工。二是取自列传史传、笔记、戏曲。三是冯梦龙自己的创作。该书因清朝时遭禁毁，国内失传，后在日本尊经阁、内阁文库发现明天许斋刻本，均有缺页。另有衍庆堂刊本，题《喻世明言》；映雪斋本，题《七才子书》。冯梦龙是明代著名的通俗文学家，字犹龙，别署龙子犹、顾曲散人、墨憨斋主人等，长洲（今江苏吴县）人。一生著述甚多，除《古今小说》、《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外，还有小说《新列国志》、《平妖传》，民歌《挂枝儿》、《山歌》，笔记小品，戏曲等等。今有《冯梦龙全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张舜美灯宵得丽女》的故事源出宋罗烨《醉翁谈录》壬集卷之一《红绡密约张生负李氏娘》，亦见宋陈元靓《岁时广记》卷十二《约宠姬》、明徐名秋《玉芝堂谈荟》卷六、清俞樾《茶香室三钞》卷二十三《鸳鸯灯传》等。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卷八附录一《鸳鸯灯传》、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卷二明清部一《熊龙峰刊小说四种》均有著录。

此小说入话，先叙徽宗时汴京张生元宵观灯，见一悬双鸳鸯灯车中有女子风貌美冶，就与她私通，女子乃霍员外第八房之妾，后相携出逃至苏州平江创第而居。次入正文，张舜美入杭州乡试，于上元观灯遇见刘素香，一见倾心，缠绵难舍，相谋私奔他乡，岂料在出城时挤散。张舜美觅刘素香不得，忧郁成疾。刘素香独自来到镇江，寻张

舜美不得，欲投江自杀，被一尼救起，入大慈庵为尼。三年后张舜美中首选解元，偶游镇江大慈庵，与刘素香意外重逢，断弦再续，生活美满。这个故事是一曲男女纯真爱情的颂歌。张舜美和刘素香为了争取获得自主的婚姻，毅然私奔，这在婚姻讲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时代是大逆不道，是对封建礼教的公然反叛。尽管在中国文学史上这种“私奔”故事不足为怪，著名的如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私奔的故事，早已传为佳话，但在现实生活中走出这一步需要巨大勇气，甚至要冒生命危险。小说中刘素香对爱情大胆、执着追求的形象刻画得比较丰满，刘素香的行动反映了封建社会中妇女寻求恋爱婚姻自由的心声，尽管这种追求在其过程中会遭遇挫折，甚至酿成悲剧，但“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美好愿望，永远鼓舞着无数青年男女向封建礼教抗争。

小说仅短短 5000 余字，以张刘相见、欢会、失散、团圆为情节发展线索，写得凝炼传神、波澜起伏、峰回路转。篇中文字颇具文采，插入了不少诗词，情景交融，尤其是大量排比句式的运用，使这个爱情故事更显得缠绵悱恻，有力地渲染出人物的内心世界，颇为精彩。

太平时节元宵夜，千里灯球映月轮。

多少王孙并士女，绮罗丛里尽怀春。

话说东京汴梁，宋天子徽宗放灯买市，十分富盛。且说在京一个贵官公子，姓张名生，年方十八，生得十分俊俏，未娶妻室。因元宵到乾明寺看灯，忽于殿上拾得一红绡帕子，帕角系一个香囊。细看帕上，有诗一首云：

囊里真香心事封，鲛绡一幅泪流红。

殷勤聊作江妃佩，赠与多情置袖中。

诗尾后又有细字一行云：“有情者拾得此帕，不可相忘。请待来年正月十五夜，于相蓝后门一会，车前有鸳鸯灯是也。”张生吟讽数次，叹赏久之，乃和其诗曰：

浓麝因知玉手封，轻绡料比杏腮红。

虽然未近来春约，已胜襄王魂梦中。

自此之后，张生以时挨日，以日挨月，以月挨年。倏忽间乌飞电走，又换新正。将近元宵，思赴去年之约，乃于十四日晚，候于相蓝后门。果见车一辆，灯挂双鸳鸯，呵卫甚众。张生惊喜无措，无因问答，乃诵诗一首，或先或后，近车吟咏。云：

何人遗下一红绡？暗遣吟怀意气饶。

料想佳人初失去，几回纤手摸裙腰。

车中女子闻生吟讽，默念昔日遗香囊之事谐矣。遂启帘窥生，见生容貌皎洁，仪度闲雅，愈觉动情。遂令侍女金花者，通达情款，生亦会意。须臾，香车远去，已失所在。

次夜，生复伺于旧处。俄有青盖旧车，迤逦而来，更无人从，车前挂双鸳鸯灯。生睹车中，非昨夜相遇之女，乃一尼耳。车夫连称：“送师归院去。”生迟疑间，见尼转手而招生，生潜随之，至乾明寺。老尼迎门谓曰：“何归迟也？”尼入院，生随入小轩，轩中已张灯列宴。尼乃卸去道装，忽见绿鬟堆云，红裳映月。生女联坐，老尼侍傍。酒行之后，女曰：“愿见去年相约之媒。”生取香囊红绡，付女视之。女方笑曰：“京都往来人众，偏落君手，岂非天赐尔我姻缘耶？”生曰：“当时得之，亦曾奉和。”因举其诗。女喜曰：“真我夫也。”于是与生就枕，极尽欢娱。

顷而鸡声四起，谓生曰：“妾乃霍员外家第八房之妾。员外老病，经年不到妾房，妾每夜焚香祝天，愿遇一良人，成其夫妇，幸得见君子，足慰平生。妾今用计脱身，不可复入。此身已属之君，情愿生死相随；不然，将置妾于何地也？”生曰：“我非木石，岂忍分离？但寻思无计。若事发相连，不若与你悬梁同死，双双做风流之鬼耳。”说罢，相抱悲泣。老尼从外来曰：“你等要成夫妇，但恨无心耳，何必做没下梢事！”生女双双跪拜求计。老尼曰：“汝能远涉江湖，变更姓名于千里之外，可得尽终世之情也。”女与生俯首受计。老尼遂取出黄白一包，付生曰：“此乃小娘子平日所寄，今送还官人，以为路资。”生亦回家，收拾细软，打做一包。是夜，拜别了老尼，双双出门，走到通津邸中借宿。次早雇舟，自汴涉淮，直至苏州平江，创第而居。两情好合，谐

老百年。正是：

意似鸳鸯飞比翼，情同鸾凤舞和鸣。

今日为甚说这段话？却有个波俏的女子，也因灯夜游玩，撞着个狂荡的小秀才，惹出一场奇奇怪怪的事来。未知久后成得夫妇也否？且听下回分解。正是：

灯初放夜人初会，梅正开时月正圆。

且道那女子遇着甚人？那人是越州人氏，姓张，双名舜美。年方弱冠，是一个轻俊标致的秀士，风流未遇的才人。偶因乡试来杭，不能中选，遂淹留邸舍中，半年有余。正逢着上元佳节，舜美不免关闭房门，游玩则个。况杭州是个热闹去处，怎见得杭州好景？柳耆卿有首《望海潮》词，单道杭州好处，词云：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
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
户盈罗绮，竞奢华。^①重湖叠巘清佳^①，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
弦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时听箫鼓，
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到凤池^②。

舜美观看之际，勃然兴发，遂口占《如梦令》一词以解怀，云：

明月娟娟筛柳，春色溶溶如酒。今夕试华灯，约伴六桥行走。
回首，回首，楼上玉人知否？

且诵且行之次，遥见灯影中，一个丫鬟，肩上斜挑一盏彩鸾灯，后面一女子，冉冉而来。

那女子生得凤髻铺云，蛾眉扫月，生成媚态，出色娇姿。舜美一见了那女子，沉醉顿醒，竦然整冠，汤瓶样摇摆过来。为甚的做如此模样？元来调光的人，只在初见之时，就便使个手段。凡萍水相逢，有几般讨探之法。做子弟的，听我把调光经表白几句：

雅容卖俏，鲜服夸豪。远觑近观，只在双眸传递；捶肩擦背，

① 叠巘(yǎn)：重叠的山峰。

② 凤池：即凤凰池。本是皇帝禁苑中的池沼名。魏晋时中书省地近宫禁，掌管政治机要，故称“凤凰池”。此处泛指朝廷。

全凭健足跟随。我既有意，自当送情；他肯留心，必然答笑。点头须会，咳嗽便知。紧处不可放迟，闲中偏宜着闹。讪语时，口要紧；刮涎处，脸须皮。冷面撇清，还察其中真假；回头揽事，定知就里应承。说不尽百计讨探，凑成来十分机巧。假饶心似铁，弄得意如糖。

说那女子被舜美撩弄，禁持不住，眼也花了，心也乱了，腿也苏了，脚也麻了。痴呆了半晌，四目相睃，面面有情。那女子走得紧；舜美也跟得紧；走得慢，也跟得慢；但不能交接一语。不觉又到众安桥，桥上做卖做买，东来西去的，挨挤不过。过得众安桥，失却了女子所在，只得闷闷而回。开了房门，风儿又吹，灯儿又暗，枕儿又寒，被儿又冷，怎生睡得？心里丢不下那个女子，思量再得与他一会也好。你看世间有这等的痴心汉子，实是好笑。正是：

半窗花影模糊月，一段春愁着摸人。

舜美甫能够捱到天明，起来梳裹了，三餐已毕，只见街市上人，又早收拾看灯。舜美身心按捺不下，急忙关闭房门，径往夜来相遇之处。立了一会，转了一会，寻了一会，靠了一会，呆了一会，只是等不见那女子来。遂调《如梦令》一词消遣，云：

燕赏良宵无寐，笑倚东风残醉。未审那人儿，今夕玩游何地？
留意，留意，几度欲归还滞。

吟毕，又等了多时，正尔要回，忽见小鬟挑着彩鸾灯，同那女子从人丛中挨将出来。那女子瞥见舜美，笑容可掬，况舜美也约莫着有五六分上手。那女子径往盐桥，进广福庙中拈香，礼拜已毕，转入后殿。舜美随于后，那女子偶尔回头，不觉失笑一声。舜美呆着老脸，陪笑起来。他两个挨挨擦擦，前前后后，不复顾忌。那女子回身捽袖中，遗下一个同心方胜儿。舜美会意，俯而拾之，就于灯下拆开一看，乃是一幅花笺纸。不看万事全休，只因看了，真教一个秀才，害了一二年鬼病相思，险些送了一条性命。你道花笺上写的甚么文字？原来也是个《如梦令》，词云：

邂逅相逢如故，引起春心追慕。高挂彩鸾灯，正是儿家庭户。
那步，那步，千万来宵垂顾。

词后复书云：“女之敝居，十官子巷中，朝南第八家。明日父母兄嫂赶江干舅家灯会，十七日方归，止妾与侍儿小英在家。敢邀仙郎惠然枉驾，少慰鄙怀，妾当焚香扫门，迎候翘望。妾刘素香拜柬。”舜美看了多时，喜出望外。那女子已去了，舜美步归邸舍，一夜无眠。

次早又是十五日，舜美捱至天晚，便至其处，不敢造次突入。乃成《如梦令》一词，来往歌云：

漏滴铜壶声咽，风送金猊香烈。一见彩鸾灯，顿使狂心烦热。应说，应说，昨夜相逢时节。

女子听得歌声，掀帘而出，果是灯前相见可意人儿。遂迎迓到于房中^①，吹灭银灯，解衣就枕。他两个正是旷夫怨女，相见如饿虎逢羊，苍蝇见血，那有工夫问名叙礼？且做一班半点儿事。有《南乡子》词一首，单题着交欢趣的。道是：

粉汗湿罗衫，为雨为云底事忙？两只脚儿肩上阁，难当。颦蹙春山入醉乡。
忒杀太颠狂，口口声声叫我郎。舌送丁香娇欲滴，初尝甘露，非蜜非糖滋味长。

两个讲欢已罢，舜美曰：“仆乃途路之人，荷承垂盼，以凡遇仙。自思白面书生，愧无纤毫奉报。”素香抚舜美背曰：“我因爱子胸中锦绣，非图你囊里金珠。”舜美称谢不已。素香忽然长叹，流泪而言曰：“今日已过，明日父母回家，不能复相聚矣，如之奈何？”两个沉吟半晌，计上心来。素香曰：“你我莫若私奔他所，免使两地永抱相思之苦，未知郎意何如？”舜美大喜曰：“我有远族，现在镇江五条街开个招商客店，可往依焉。”素香应允。

是夜素香收拾了一包金珠，也妆做一个男儿打扮，与舜美携手迤逦而行。将及二鼓，方才行到北关门下。你道因何三四里路，走了许多时光？只为那女子小小一双脚儿，只好在履廊缓步，芳径轻移，擎抬绣阁之中，出没湘裙之下。脚又穿着一双大靴，教他跋长途，登远道，心中又慌，怎地的拖得动？且又城中人要出城，城外人要入城，两下不免撒手。前后随行，出得第二重门，被人一涌，各不相顾。那女

^① 迎迓：迎接。

子径出城门，从半塘横去了。舜美虑他是妇人，身体柔弱，挨挤不出去，还在城里，也不见得，急回身寻问把门军士。军士说道：“适间有个少年秀才，寻问同辈，回未半里多地。”舜美自思：“一条路往钱塘门，一条路往师姑桥，一条路往褚家堂，三四条叉路，往那一条好？”踌躇半晌，只得依旧路赶去。至十官子巷，那女子家中，门已闭了，悄无人声。急急回至北关门，门又闭了。整整寻了一夜。

巴到天明，挨门而出。至新马头，见一伙人围得紧紧的，看一只绣鞋儿。舜美认得是女子脱下之鞋，不敢开声。众人说：“不知何人家女孩儿，为何事来，溺水而死，遗鞋在此？”舜美听罢，惊得浑身冷汗。复到城中探信，满城人喧嚷，皆说十官子巷内刘家女儿，被人拐去，又说投水死了，随处做公的缉访。这舜美自因受了一昼夜辛苦，不曾吃些饭食，况又痛伤那女子死于非命，回至店中，一卧不起，寒热交作，病势沉重将危。正是：

相思相见知何日？多病多愁损少年。

且不说舜美卧病在床，却说刘素香自北关门失散了舜美，从二更直走到五更，方至新马头。自念舜美寻我不见，必然先往镇江一路去了，遂暗暗地脱下一只绣花鞋在地。为甚的？他惟恐家中有人追赶，故托此相示，以绝父母之念。素香乘天未明，赁舟沿流而去。数日之间，虽水火之事，亦自谨慎，梢人亦不知其为女人也。

比至镇江，打发舟钱登岸，随路物色，访张舜美亲族。又忘其姓名居止，问来问去，看看日落山腰，又无宿处。偶至江亭，少憩之次，此时乃是正月二十二日，况是月出较迟，是夜夜色苍然，渔灯隐映，不能辨认咫尺。素香自思，为他抛离乡井父母兄弟，又无消息，不若从浣纱女游于江中。哭了多时，只恨那人不知妾之死所。不觉半夜光景，亭隙中射下月光来。遂移步凭栏，四顾澄江，渺茫千里。正是：

一江流水三更月，两岸青山六代都。

素香呜呜咽咽，自言自语，自悲自叹，不觉亭角暗中，走出一个尼师，向前问曰：“人耶？鬼耶？何自苦如此？”素香听罢，答曰：“荷承垂问，敢不实告。妾乃浙江人也，因随良人之任，前往新丰。却不